

舊小 說

(二)

唐

說 小 舊

(二)

唐

商 務 印 書 館

舊小說乙集目錄

靈應傳 孫揆

吳保安傳 許棠

李章武傳 李景亮

杜子春傳 鄭懷古

少室仙姝傳 闕名

李林甫外傳 闕名

甘棠靈會錄 闕名

玉壺記 闕名

唐暉手記 唐暉

齊推女傳 闕名

聶隱娘傳 闕名

蔣子文傳 羅鄴

韋鮑二生傳 闕名

烏將軍記 闕名

入虎傳 李景亮

洛神傳 闕名

鄭德璘傳 薛瑩

趙合傳 闕名

裴仙先別傳 闕名

袁氏傳 顧復

蚍蜉傳 闕名

鄴侯外傳 闕名

姚生傳 闕名

李衛公別傳 闕名

魚服記 闕名

袁天綱外傳 闕名

睦仁舊傳 陳鴻

薛昭傳 闕名

柳參軍傳 李朝威

馬自然傳 闕名

寶應錄 闕名

巴西侯傳 闕名

知命錄 闕名

五真記 闕名

迷樓記 韓偓

開河記 韓偓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東城老父傳 陳鴻

李紳傳 沈亞之

陶峴傳 沈既濟

申宗傳 孫頤

紅線傳 楊巨源

霍小玉傳 蔣防

三夢記 白行簡

非煙傳 皇甫枚

白蛇記 闕名

求心錄 闕名

山莊夜怪錄 闕名

小金傳 闕名

海山記 韓偓

負荅者傳 王績

虬髯客傳 張說

馮燕傳 沈亞之

高力士傳 郭湜

任氏傳 沈既濟

梅妃傳 曹鄴

劉無雙傳 薛調

李娃傳 白行簡

章臺柳傳 許堯佐

楊州夢記 于鵬

冥音錄 朱慶餘

舊小說乙集目錄

枕中記 李泌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李赤傳 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捕蛇者說 柳宗元

宋清傳 柳宗元

李賀小傳 李商隱

宜都內人 李商隱

說石烈士 羅隱

楊烈婦傳 李翱

書何易于 孫樵

南柯記 李公佐

獵狐記 孫恂

鬼塚志 一則 褚遂良

常侍言旨 一則 柳珵

太湖石記 白居易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毛穎傳 韓愈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梓人傳 柳宗元

河間婦傳 柳宗元

會真記 元稹

齊魯二生 李商隱

拾甲子年事 羅隱

蘭亭始末記 何延之

高愍女碑 李翱

竇烈女傳 杜牧

白猿傳 無名氏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小說舊聞記 一則 柳公權

龍城錄 五則 柳宗元

嶺表錄異 三則 劉恂

李暮吹笛記 一則 楊巨源

異疾志 三則 段成式

支諾皋 三則 段成式

酉陽雜俎 四十四則 段成式

仙吏傳 二則 太上隱者

神女傳 三則 孫頴

雷民傳 一則 沈既濟

續玄怪錄 十九則 李復言

靈應錄 二則 于遼

幻戲志 二則 蔣防

尸媚傳 二則 張謐

才鬼記 五則 鄭哲

靈鬼志 六則 常沂

梁四公記 一則 梁載言一作張說

博異記 四十則 鄭懷古

教坊記 一則 崔令欽

次柳氏舊聞 八則 李德裕

諸皋記 八則 段成式

夜叉傳 三則 段成式

夢遊錄 四則 任蕃

英雄傳 二則 雍陶

幻異志 三則 孫頴

玄怪錄 十七則 牛僧孺

開奇錄 六則 于遼

幻影傳 二則 薛昭

再生記 五則 闕選

奇鬼傳 一則 杜青萇

妖妄傳 二則 朱希濟

靈怪錄 四則 牛嶠

樂府雜錄 一則 段安節

集異記 四十六則 薛用弱

松窗雜錄 二則 李潛

通幽記 十四則 陳劭

廣異記 一百三十三則 戴君孚

紀聞 四十一則 牛肅

逸史 四十一則 盧子

朝野僉載 四十七則 張鷟

河東記 十八則 闕名

定命錄 十七則 呂道生

法苑珠林 二十四則 釋道世

杜陽雜編 十三則 蘇鶚

異聞集 九則 闕名

詳異記 一則 闕名

啓顏錄 十六則 侯白

大唐奇事 四則 馬總

大唐新語 七則 劉肅

玉泉子 九則 盧全

北里志 十三則 孫榮

傳奇 十三則 裴鉞

原化記 二十三則 皇甫氏

宣室志 八十三則 張讀

劇談錄 十六則 康駢

前定錄 四十則 鍾輅

乾牒子 十七則 溫庭筠

三水小牘 十五則 皇甫枚

譚賓錄 十一則 闕名

雲溪友議 十八則 范攄

原仙記 三則 闕名

本事詩 十四則 孟繁

幽間鼓吹 五則 張固

會昌解頤錄 九則 包渚

仙傳拾遺 二十五則 闕名

廣古今五行記 六則 闕名

舊小說 三 乙集目錄

瀟湘錄 二十五則 李隱

靈異記 三則 闕名

十二真君傳 二則 闕名

八朝窮怪錄 四則 闕名

冥報記 七則 唐臨

戎幕閒談 八則 韋約

續定命錄 四則 溫奮

御史臺記 十一則 韓琬

南楚新聞 五則 尉遲樞

辨疑志 四則 陸長源

陰德傳 二則 闕名

異聞錄 一則 闕名

開天傳信記 九則 鄭棨

明皇雜錄 十七則 鄭處誨

志怪 三則 陸勣

王氏見聞 十五則 闕名

甘澤謠 三則 袁郊

女仙傳 三則 闕名

桂苑叢談 五則 馮翊

因話錄 四則 趙璘

羯鼓錄 四則 南卓

水經 一則 闕名

報應錄 二則 闕名

舊小說

乙集一 唐

靈應傳

孫 揆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兼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禱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胙饗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峰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已。謂爲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鑿被鎧。持鉞而立於塔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閹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許。衣裙素澹。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塔所。寶將少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寃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塔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

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焚瘞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庾冤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讐。庾毗羅自鄞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敝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月朞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援刀自剗。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

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僂敵。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婦。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披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陲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荊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贏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羣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繼旆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

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齏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害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覩。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惓惓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鉅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

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如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漚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塔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囊韉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自得志。指顧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恟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篋。應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塔。余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

請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

肩蟠龍髻鳳而侍立者二十餘人。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

玉橫腰而森羅於塔下者其數甚多

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

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

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

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嫠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

校降塔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

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迫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

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

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

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怵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

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

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

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潰草木脂膏潤

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

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

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

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

軍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

軀將欲興詞敍向來徵聘之

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賜，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麾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鷄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効簾立，洎遭疊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蜚，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譬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洛神傳

闕名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於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

賦子不憶也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鼓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鵠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眞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眞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於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於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眞

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於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坼生樹，至於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腴，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於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蘭豔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久，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豔間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探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吳保安傳 又見記聞

許棠